

生命中最珍贵的灵魂伴侣，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

# 十字架园丁

(美) 贾森·F·怀特 著

赵亦周 孙成昊 译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

# 十字架园丁

(美) 贾森·F·怀特 著  
赵亦周 孙成昊 译

中信出版社  
CHINA CITIC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字架园丁 / (美) 怀特著; 赵亦周, 孙成昊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1

书名原文: The Cross Gardener

ISBN 978-7-5086-2562-1

I. 十… II. ①怀… ②赵… ③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9681号

Copyright © 2010 by Jason F. Wrigh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Inc.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## 十字架园丁

SHIZIJIA YUANDING

---

著 者: [美] 贾森·F·怀特

译 者: 赵亦周 孙成昊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  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8.5 字 数: 145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4670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562-1 / I · 184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[sales@citicpub.com](mailto:sales@citicpub.com)

[author@citicpub.com](mailto:author@citicpub.com)

# 目录

---

- 第一章 孤儿 / 1
- 第二章 警笛 / 5
- 第三章 果园 / 9
- 第四章 贝文一家 / 17
- 第五章 初获丰收 / 21
- 第六章 艾玛·简 / 27
- 第七章 篱笆 / 33
- 第八章 再见了，蜜果 /
- 第九章 游园会 / 53
- 第十章 信 / 61
- 第十一章 2008年8月28日 / 65
- 第十二章 第一天 / 69
- 第十三章 第11号公路 / 73
- 第十四章 绑架 / 79
- 第十五章 初访 / 89
- 第十六章 十字架园丁 / 93
- 第十七章 周日环游之旅 / 99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早餐       | / 107 |
| 第十九章  | 会面       | / 115 |
| 第二十章  | 人物简笔画    | / 127 |
| 第二十一章 | 猪排       | / 133 |
| 第二十二章 | 无人孤独离世   | / 139 |
| 第二十三章 | 抵抗       | / 151 |
| 第二十四章 | 陌生人的葬礼   | / 155 |
| 第二十五章 | 沙发边的祷告   | / 161 |
| 第二十六章 | 如果       | / 167 |
| 第二十七章 | 森特维尔     | / 177 |
| 第二十八章 | 聆听       | / 181 |
| 第二十九章 | 窗户       | / 189 |
| 第三十章  | 为了你好     | / 197 |
| 第三十一章 | 孤身一人     | / 205 |
| 第三十二章 | 清单       | / 211 |
| 第三十三章 | 海洋城      | / 215 |
| 第三十四章 | 没有十字架的车祸 | / 225 |

---

第三十五章 热气球上的风景 / 229

第三十六章 沙子与滑冰鞋 / 239

第三十七章 邀请 / 247

第三十八章 答案 / 251

第三十九章 游园会 / 259

## 第一章 孤儿

1983年2月1日凌晨1点21分，我在弗吉尼亚州双车道高速公路的路边出生了。

16岁生日时，父亲没有食言。他交给我一份马尼拉纸质信封，里面是一份由警察、医护人员和调查人员撰写的详细报告，夹带着几页侦探调查几个人后写下的笔录。这位侦探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细心。

大部分文件都冷冰冰、死气沉沉的。其中几页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我的母亲叫莉比·里菲，去世时只有17岁，住在弗吉尼亚州森特维尔的林池苑。弗吉尼亚州政府是莉比的监护人。直到16岁，她才摆脱束缚，获得成人的自由。那一天，莉比终于可以接受梦寐以求的邀请，搬去和密友克丽丝特·阿博特一起生活。克丽丝特只有一个离异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肯，是一名极具成熟魅力的男人。

两个女孩儿形影不离。

因为克丽丝特，莉比爱上了芭蕾。两个人参加了费尔法克斯颇有声望的舞蹈班。肯满心欢喜地为两个女孩儿交纳了学费。莉比的舞蹈老师成了她的良师益友，老师相信莉比有朝一日定会成为专业的舞蹈

演员。然而，10个月后，医院诊断出这位伯乐患有乳腺癌，不久，她就不幸去世。莉比悲痛欲绝。

因为克丽丝特，莉比学会了抑制悲伤。

因为莉比，克丽丝特学会了鼓起勇气，接受学校的挑战。

因为克丽丝特，莉比学会了梳妆打扮，学会了和男孩儿调情。

因为莉比，克丽丝特学会了如何不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地铁里迷失方向。

克丽丝特的父亲喜欢这两个女孩儿，但对莉比的感情明显有所不同。莉比搬进克丽丝特家18个月后，变成了一个怀孕9个月的孕妇。莉比苦思冥想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众人纷纷猜测，但只有莉比和肯心里明白，孩子就是肯的。

但只有莉比真正在乎腹中的孩子。

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怀孕39周的莉比驾驶着一辆1976年产的福特斑马车外出。事后负责调查的人推测，当时，年轻的莉比正在29号公路上朝南行驶，然后又转向66号公路，朝西前进，经过马纳萨斯美国内战的古战场和盖恩斯维尔的荒地。莉比继续向西行驶，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。

报告中提到，莉比快开到66号公路的尽头时，又朝南转入了81号公路，奔向谢南多厄河谷。那时，蒙蒙细雨已经变成冰凉刺骨的雨夹雪。随后，她又从斯特拉斯堡的第298号出口驶上11号公路，接着又向左转，看来是想加点儿油再掉头继续行驶。然而，还没有开到加油站，莉比的车子就失去了控制，糟糕的路况迫使车子滑向路面的中线。

莉比迎面撞上一辆北卡罗来纳州的小卡车，卡车上满载着皮沙发和双人座椅。

报告总结道，天气环境恶劣和车速过快导致了这次交通事故。



我常常想，事故究竟是在哪里发生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看到车轮打滑的印迹、看到弗吉尼亚州交通部门没有清扫干净的玻璃碎片时，会不会默默祈祷？

我也常常想，刺目的卡车灯光晃过时，母亲究竟看到了什么。母亲是不是与已故的芭蕾老师团聚了？她们会一起翩翩起舞，一起跳早已熟悉的舞蹈吗？

也许，最后几秒钟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即逝，重叠在了一起，就像莉比白色福特车上的折叠顶篷。又或许，这几秒钟如同凝滞了一般，流动得异常缓慢，就像孩提时教堂礼拜的最后一刻。我总是感到心神不宁，时不时瞄一眼后排的时钟，等待唱响最后的赞美诗，期盼跨出教堂那一刻的喜悦与兴奋。

莉比害怕了吗？希望自己仍待在家里？

她有时间默默祷告吗？

她想到了还在肚中扭动的我吗？

她看到司机惊恐万分的脸了吗？

也许，她看到了上帝的模样？

一份签名的声明称，方圆24公里内的相关部门都行动起来：弗吉尼亚州警察局、谢南多厄河谷特别救援队、斯特拉斯堡志愿者消防队，甚至汤溪镇也有人赶来帮忙。当第一辆救援车赶到时，两个路过的驾驶员已经把莉比抬出了浓烟滚滚、严重毁坏的福特车。第三个人正采用心肺复苏法急救，另一个人跑来跑去寻找毛毯。

三个护理人员接手，检查莉比还有没有生命迹象。据医护人员保守估计，莉比快分娩了。千万不能挪动她，也不能把她抬上救护车，否则会对母亲和孩子都造成生命威胁。

片刻过后，我就在11号公路的左侧出生了，那个地方离81号州

际公路的出口斜坡仅有半公里左右。数十个路人站在刺骨的蒙蒙细雨中，默默围观着这场灾难。还有不少人开车经过，坐在温暖的车厢里目睹了这一切。

医护人员把我安顿在一辆救护车里时，母亲被送进了另一辆救护车。两辆车在81号公路向北疾驰，奔往温切斯特的医院。救护车的警笛一路狂啸，警灯闪烁不停。无线电嗡嗡作响，汇报伤员的到达时间和计划安排。不过，就连我也明白，他们还没来得及驶离事故现场，母亲就已经咽气了。

一位工作人员整理了母亲车内杂物箱和后座的物品。但这份16年前的浅黄色调查报告上方，夹着有一张没有日期的纸条。潦草的字迹依稀可辨，上面写道“遗物很快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也有可能是无意中丢掉了”。丢失的物品包括一张地图、装有半条口香糖的小钱包、一张生日卡片、一个夹着克丽丝特和芭蕾老师照片的皮夹子、装有紧身连衣裤的运动包、两双破破烂烂的粉色芭蕾舞鞋、一本过期未还的图书馆藏书——米哈伊尔·巴雷什尼科夫<sup>①</sup>的《五彩巴雷什尼科夫》。

报告中还提到，后视镜上挂着一条银项链。这是最后一样被发现的遗物：一枚钥匙圈大小的木制白色十字架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米哈伊尔·巴雷什尼科夫，20世纪最出色的舞蹈家之一，代表作品有《堂·吉珂德》。——译者注

## 第二章 警笛

我从小就喜欢警笛声。

五岁的一天，父亲来幼儿园接我。幼儿园位于长老会教堂的地下室。我问父亲，可不可以绕那条远路回小货车的停车场。他答应了。我依稀记得，父亲每一次都满足我想绕远路的心愿。

漫漫长路。如今，回想起父亲的一生，回想他经过一段远路回到天堂的家园。“漫漫长路”这几个字显得颇有分量。

那个春天，每周一、周三和周五，我和父亲都会走过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镇的消防站。那是一座古老的建筑。我只是个痴迷消防车的小不点儿，当然体会不到建筑物的古老优雅之处。不过，父亲说这房子古老，那就一定是这样。父亲记得，在那个年代，他还是个孩子，“本·富兰克廉价商店”仍然位于考特大街和主干道的拐角处，而这座古老的消防站也已经矗立在小镇了。

我们住在斯特拉斯堡55号公路附近的果园。父亲带我去离家仅有几公里远的幼儿园报名时，来迟了一步，没有报上。我是个淘气的小男孩儿，不禁在心底偷偷欢呼雀跃起来。那家幼儿园其实不赖，有高高的滑梯，弯曲的梯板上还有两处隆起，如果滑得够快，还会颠一

下呢。但是，这家幼儿园不属于伍德斯托克小镇，离他们小镇的消防站也太远了。再说，我才不相信，他们的消防站会和考特大街的消防站一样古老。

在伍德斯托克小镇上，还有一所离家足足20分钟车程的幼儿园。虽然父亲直到新学年开始两周后，才带我过来报名，但管理幼儿园的三名女老师说，要是我去她们那儿念书，她们一定会欣喜若狂。我那时还不明白“欣喜若狂”这几个字的含义。但每周三天，当我鼓足勇气走出温馨舒适的家门，这所幼儿园的一切都给了我安全感。

“你又想绕远路啦？那你做了什么好事，可以让爸爸带你绕远路呢？”父亲牵起我的手，往考特大街的西面走去。这个方向和小货车停车场的方向刚好相反。

我没有开口答话。每一次，他都会这么问，而我也不用直接回答。相反，我只是轻轻地捏了三下父亲温暖的大手。这是韦恩·贝文家族的暗号，意思是“我一爱一你”。

他也轻轻地捏了四下我的小手，意思是“我一也一爱一你”。

我抬起头，望着父亲。这一刻，他显得尤为高大，甚至超过了我们那片21公顷果园里最高大的果树。

“约翰，我永远也不会拒绝你绕远路的请求。”父亲平淡地答道。他没有面露笑容，但我不介意，因为父亲的话语其实暗含笑意。

我们穿过主干道，经过监狱，离消防站越来越近。我竖起耳朵，睁大眼睛，凝神屏息，忐忑不安地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。消防站共有六扇白色大门。砖墙上的一块石雕记录下了大门的历史。头两扇建于20世纪30年代，里面收藏着两辆年代久远的消防车，平时不对外开放，以保护这两件古董不会受到恶意破坏和风吹雨打。中间两扇大门修于1961年消防站的扩建时期，里面停着两辆新消防车。最后两

扇大门里停放着最先进的消防车，车身闪亮，十分引人注目。

正当我们从大门前经过时，最后两扇大门缓缓开启，一阵铃声骤然响起。

我挣脱父亲的手，冲向门口。我知道，很快就会有一辆消防车从门内开出来，平滑如镜的车窗玻璃上没有一丝倒影。我刚踏进消防车的车道，就被父亲从身后抱住，拦了下来。他一只手拽住我的蓝色麻布腰带，另一只手强有力地搂住我的前胸。我就像被一条厚厚的安全带紧紧地拉了回去。父亲那纤瘦的五指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肋骨。

我还没来得及抗议，就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尖厉的警笛声和喇叭声。我跳了起来，正好顶在父亲的臂弯里。我捂住耳朵，这时，消防车呼啸着驶出消防站，父亲带着我后退了几步。消防车转入右手的主干道，警笛声不耐烦地两次拉长声调。

爸爸抱着我走进一条破旧的小道，来到另一个街区，回到小货车的停车场。这条路走得可够远的，我的耳朵已经不再嗡嗡作响了。

“约翰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爸爸把我放了下来。

“要我告诉你，你哪里做错了吗？”

我真应该立即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约翰·贝文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要我告诉你，你哪里做错了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爸爸。”

“声音很响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拉响警笛，鸣响喇叭吗？”

我知道，但是我也明白，无论怎样爸爸都会告诉我。

“约翰，这是警告。警告大家站远一点儿，让消防车先过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以前也曾经离飞驰的汽车这么近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爸爸。”

“约翰，消防车有任务时，就变得不一样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我把双手的食指塞进耳朵里，来回转动。“耳朵还是感觉怪怪的。”

“约翰，这很正常。”爸爸拉起我的手，走完这一大圈路，回到停在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的小货车旁。爸爸钻进车里，系上安全带，发动引擎，把手放在我的膝头，说道：“约翰，有些事情你得保持距离，才能欣赏到美，对吗？看看那些漂亮的车子停在消防站，的确很有趣。不过，一旦它们整装待发，准备行动，我们就得配合消防员的工作，站在一边，给他们让道，明白吗？”

虽然我没有听清爸爸所有的话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约翰·贝文，你是个好孩子。”

要是平时，我肯定会笑一笑，有时还会说句“谢谢你”。不过这次，我一直在想妈妈，无暇顾及他。

妈妈也喜欢听警笛声吗？

## 第三章 果园

第一次看见果园时，我才四岁。

他们并不打算让我一直留在这里。我已经先后换了三个收养家庭。“但是，有一些情况，养父母也无法控制。”那位漂亮的社工阿姨说道。她身上带着扑鼻的浓烈香水味，脚蹬一双雪白的网球鞋。“他们也没办法按照约定，继续照顾他了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韦恩·贝文说道。

“您帮了我们大忙，真是好心人啊。”社工阿姨理了理一缕落在我头发上的长发。“他应该很快就能适应。我敢保证大家一定会喜欢他的。他是个安静的小男孩儿，很会关心人。”

“他能来我家，我们也很高兴。”

“你会让他在果园工作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了，活儿太多，一直都缺人手。”

“不错。反正就待一个月，”她说，“也许两个月。然后，我们再帮他找一个长期的收养家庭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这位高瘦结实的男人就是韦恩·贝文。他说，我想怎么称呼他

都可以。

我叫他父亲。

他叫我约翰，或者小不点儿、伙计、虎儿、老兄、牛仔、尚普兰湖怪<sup>①</sup>。他说，叫我约翰是因为我的名字就是约翰，帮我接生的那位急救医护人员也叫约翰。自从医院在我的摇篮上贴上“约翰”二字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改过。

一个月过去了。那位身上散发着扑鼻香水味的漂亮社工阿姨一直没打来电话——至少我不记得她打过。两个月后，她终于来看我了，好把我的情况报告给她的办公室。她单独带着我在果园里走了走，问了问我在这里生活的情况。我寄养在其他家庭时，她也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。

后来，我无意中听到了她和父亲在厨房餐桌旁的对话。“他看上去挺开心的，对吧？饮食怎么样？韦恩先生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，简直像天堂。要不我们再试几个月，好吗？还有，如果您能再试一试戒烟，我就更放心了。要知道，您吸烟的事，我还没有报告上级呢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父亲答道，“只要为了孩子，我都能办到。”

漂亮的社工阿姨每次来看我时，都会请父亲再照顾我几个月。父亲从未拒绝过。她感激地称父亲是个大好人。她最后一次来看我时，送给父亲一支漂亮的圆珠笔，笔杆上刻着“我做到了”一行小字。她还热情地抱了抱父亲，高声向大家宣布：“我就知道，您一定能戒烟成功的！”

最终，她再也没有来过。县法院判定我更名为“约翰·贝文”。我正式成了米德尔街果园主人韦恩·贝文的养子。他同时还有另外

---

<sup>①</sup> 尚普兰湖是北美洲的淡水湖，位于美国纽约州、佛蒙特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之间。尚普兰湖怪堪称是美国版尼斯湖怪。——译者注



两名养子，斯科特和蒂姆。

父亲说，我们都是生活的幸存者。

果园的生活很艰辛，虽然居住条件一点儿也不差，但农活非常繁重。尽管我是从车祸中幸存下来的孤儿，但我从未感觉自己是生活的幸存者。每年9月，总会有一段漫长的农忙时期，把人累得筋疲力尽。在那个遥遥无期的季节里，我总觉得，自己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农场主的儿子，住在山丘上的大房子里，睡在舒适安全的大床上；相反，我虽年幼，也不得不和果园里的临时工一起，在田间采摘果子。不过，我在果园里的童年一点儿也不凄惨。生活不仅仅只有繁忙的农活，父亲也并没有因为务农而疏忽了我。相反，我的生活就像圆满的故事，有红彤彤的苹果，金灿灿的苹果，还有疼我的哥哥。

社工阿姨口中的“大家”指的是父亲在果园收养、照顾的两个大孩子——斯科特和蒂姆。他们俩也叫他“爸爸”。两个哥哥都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，由于在原来的家庭受到虐待，就来到领养机构，然后又待了一段时间才分别来到这个果园，前后相隔七个月。

我是三个人中最小的，仅仅六岁。兴许，这也是他们对我精心照料、呵护备至的原因吧。两个哥哥教会我分辨果园里的每条小道；告诉我哪条小溪流水过深，不能单独去游泳；偷偷教我如何在秋收的田间偷懒。记得每到那段农忙时节，我们都会披星戴月地劳作，忙得分不清日出和日落。

父亲说，我头一年来到苹果园时，还没到上小学的年纪。斯科特和蒂姆每天上学前，总会带我一起沿着家门口长长的沙砾车道走到尽头的公交车站。从我们家水泥门廊一直到米德尔街路边的一排大树，需要走242步下坡路。父亲从不让我们跨过这排大树，不允许我们跑到马路上嬉戏。这一排挺拔的大树离繁忙的乡间道路有九米左右的宽